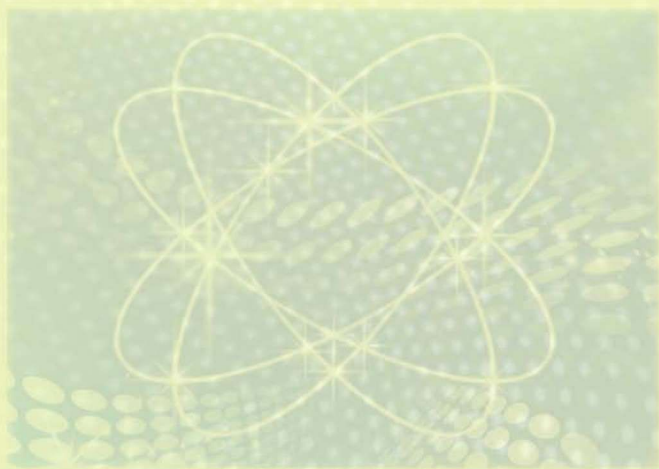


人中画



导 读

《人中画》，清人所刊话本小说集。作者不详，有刊本题“风月主人书”，不可靠。

《人中画》有四种不同的刻本，一种抄本。清初嘯花轩写刻本为五卷，是迄今所能见到的较完备的本子；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泉州尚志堂乾隆庚子年新镌本，四卷；傅惜华先生所藏乾隆间刻本只有两篇；另有一种刻本改名《世途镜》，与内阁本相同。此外，大连图书馆所藏抄本，封面题乾隆乙丑新镌，虽比内阁本早三十五年，但内容相同。

《人中画》这几篇作品，文字较优美、流畅；情节复杂动人；人物形象鲜明可爱。作者歌颂了心目中的理想人物——唐季龙、李天造、商春荫……，给他们的理想结局的同时，也有力地鞭挞了奸佞小人的丑恶嘴脸。

本书以内阁本为底本，参照了嘯花轩写刻本。为使读者得窥全貌，特将内阁本所无，嘯花轩本所有的两回：《风流配》、《自作孽》、附录于后。

目 录

第一卷 唐秀才持己端正_元公子自败家声	1
第二卷 柳春荫始终存气骨_商尚书慷慨认螟蛉	24
右调《踏莎行》	24
第三卷 李天造有心托_友傳文魁无意	46
右调《眼儿媚》	46
第四卷 村子中识破雌雄_女秀才移花接木	68
附 录.....	93
风流配	93
第一回.....	93
第二回.....	101
第三回.....	111
第四回.....	120
自作孽	127
第一回.....	127
第二回.....	137

第一卷 唐秀才持己端正

元公子自败家声

诗曰：

坐怀不乱古来夸，闭户辞人也不差。

试看檐前无错点，劝君休采路旁花。

话说苏州府长汀县，有一个少年秀才，姓唐名辰，字季龙。他生得双眉耸秀，两眼如星，又兼才高学富，凡做文章，定有惊人之语。家计虽贫，住的房屋，花木扶疏，大有幽野之致。

结交的朋友，多是读书高人，若是富贵躅之人，便绝迹不与往来。看他外貌，自然是个风流人物，谁知他持己端方，倒是个有守的正人。除了交际，每日只是闭门读书。又因他孤高，与众不同，寻常女子，难以说亲，所以年纪二十，尚未受室。

一日，闻得虎丘菊花盛开，约了一个相知朋友，叫做王鹤，字野云，同往虎丘去看。二人因天气晴明，遂不雇船，便缓步而行。将到半塘，只见一带疏竹高梧，围绕着一个院子，院子内分花间柳，隐隐的透出一座高楼，楼中一个老妇人同着一个少年女子伏着阁窗，低头向下，不知看些甚么。唐辰忽然看见，着了一惊，再定睛细看，只见那女子生得：白胜梨花红胜桃，黄金弱柳逊纤腰。若非国色天仙种，安得姿容绝代娇？

唐辰看了，不觉称赞道：“好美女子！”王鹤忙止他道：“低声！恐怕有人听见。”唐辰微笑，低头而走。走了几步，王鹤笑道：“季龙兄平素老成，为何今日忽作此态？”唐辰笑道：“连我亦不自知其故。弟觉光艳触人，寸心已荡，有不容人矫持者。”王鹤道：“此女

果然绝色，但不知那家姓甚？”唐辰道：“偶然动心，自是本来好色之先天，若一问姓名，便恐堕入后天，有犯圣人之戒矣！”王鹤笑道：“且请问，君子思淑女而辗转反侧，为先天乎？为后天乎？”二人相视大笑。不觉步到虎丘，果然菊开大盛，二人玩赏多时，遂相携上楼沽饮。

不期上得楼来，见有一个老者在楼上独饮。那老者怎生打扮？只见：头戴纱巾，身穿直裰，几根须如银见肉，两只耳垂珠贴脑。口角含吟，知其为能诗之子美，准头带赤，识其为好酒之刘伶。若非藏名君子，实是玩世高人。

那老者正在举杯独酌，忽见唐辰与王鹤上楼，又见唐辰年少，风流儒雅，便放下酒杯，立起身，将手一拱道：“二兄请坐！”唐辰与王鹤忙打恭道：“老先生请！”遂同坐于对面。那老者道：“二兄高姓？想因看花而来么？”唐辰道：“我二人因菊花盛开，闲步至此。偶思小饮，不疑惊动长者，殊为得罪！不曾问长者尊姓，晚生焉敢先通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学生姓庄名临，别号敬庵，是湖州人，偶寄居于此。”唐辰与王鹤道：“原来是中翰老先生。”庄临道：“不敢！二兄亦乞见教。”王鹤道：“晚生姓王名鹤。”唐辰道：“晚生姓唐名辰。”庄临道：“久闻大名！”因命跟随童子，取两付钟箸，送酒同饮。饮酒中间，扳今吊古，谈山说水，彼此投机，大家破量豪饮。饮至半酣，忽见一只大酒船泊在楼下，船窗适与楼窗相对，船中一女子，时时掀起帘儿，看着唐辰微笑。唐辰也不在心，又饮了一会，遂与王鹤起身辞谢，道：“晚生俱醉矣，不堪再酌。”庄临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到小寓吃茶罢。”遂叫家人算还酒钱。三人同下楼来，上了小船，摇回半塘门前上岸。王鹤辞道：“本该登堂叩谒，恐残步不恭，容改日谒诚再拜何如？”庄临笑道：“学生与二兄形骸俱已略去，何又作

此俗谈？”三人俱笑起来，遂同入堂中。叙礼毕，庄临吩咐童子备茶到后楼上来。吃罢，因邀二人入内，穿过后堂，由曲槛书斋直登后楼。二人到得楼上一看，只见疏竹高梧围绕小院，即初来时所见美女子伫立之楼也。相顾微笑，暗以为奇。再细观楼内，上悬一匾，题着“醉陶楼”三字。再往楼下一看，紫白红黄，芬纭满院。庄临笑指道：“观于海者难为水，小院疏英殊无足览，聊以效野人之献。”唐辰道：“天下岂无菊？古今尽属陶家，花以人灵耳！今有老先生在此，觉满院之菊，皆含陶家风趣，不独虎丘减价，几令天下秋英皆失色矣！徘徊赏玩，恍置身于五柳之前，何幸如之！”庄临笑道：“承兄过誉，吾何敢当！”不一时，童子送上松茗，二人啜茗观玩。只见院子外一个少年，穿着一身华服，走了过去，又走了回来，只管观看楼上。唐辰与王鹤低低说道：“此人想是看见此女，故作此态。”王鹤道：“你认得此人么？”唐辰道：“我不认得。”王鹤道：“此人叫做元晏，是个呆公子。”言讫，早又是美酒佳肴，靠着楼窗，看菊小饮。饮了几杯，王鹤问道：“茗溪大郡，人文渊薮，老先生为何迁居于苏？”庄临见问，蹙着双眉道：“此事有难为言者，然承兄下询，不敢不告。学生只生一子一女，小犬虽博一领青衿，然庸腐之才，仅可以持门户。小女虽闺中弱质，高孟光风范，自顾不减。

学生与老妻最为钟爱，欲得梁鸿而事之。而敝郡乡绅子弟，不肖者多，往往强求，费人唇舌，故迁居于此，以避之。”王鹤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不知老先生曾为令爱选有佳偶否？”庄临笑道：“有到有了，尚不知机缘何如？”王鹤见庄临说话有因，就说道：“老先生既有其人，晚生愿执斧柯何如？”庄临道：“王兄若肯撮合，再无不谐之理。”说罢，大家默会其意，不好再言。直饮到抵暮，二人起身辞谢。庄临犹恋恋不舍，临行，又问了居止而别。王鹤一路上与唐辰说道：

“观庄老有意于兄，此段姻缘可谓天付矣！”唐辰道：“楼头一见，初非有意，店中之遇，亦出无心，而不知所遇即所见，真奇事也。”二人进城各别。

次早，庄临来拜，唐辰就留在家中叙了一日。庄临见唐辰举止幽雅，事事风流，又且少年未娶，甚是欢喜。唐辰见庄临为人高逸，又且闺中有美，愈加亲厚。过了些时，王鹤揣知其意，因乘间对庄临道：“老先生久擅冰清之望，唐季龙亦可清荀倩风流，无心契合。此中大有天缘，晚生欲以一缕红丝，为两姓作赤绳之系，不识可否？”庄临笑道：“学生久有此意，今日野云兄道及，可谓深得我心矣！敬从台命。”王鹤遂与唐辰说知，唐辰大喜，即择日行聘。自聘之后，翁婿更加亲厚。正是：姻缘分定便相亲，每向无因作有因。处世不知多计较，老天作事胜于人。

再说唐辰、王鹤在楼上看见院子边走来走去的那个少年，姓元名晏，字子过，是个大富公子。为人虽极鄙俗，却每每强作风流。已定下花乡宦女儿为妻。他终日东游西荡，看人家妇女。这日因往虎丘，从花园边过，看见楼上美女，便着了迷，只管走来走去。不期到了下午，楼上美女不见，换了几个男人吃酒，便十分扫兴，也无心往虎丘，只在院子前后恋恋不舍。

忽后门里走出一个老妇人来，他认是张媒婆，因上前迎问道：“张婆婆那里来？”张媒婆认是元公子，因答道：“我在这里卖些翠花，天晚了要进城去。”二人便同路而走。元晏问道：“这是甚么人家？”张媒婆道：“他是湖州庄家，移居在此。有个小姐，要我替他做媒，只是庄老爷难说话，我替他讲了几头亲事，都不允。今日是他小姐要买翠花，我故此送来。”元晏道：“既是他家女儿托你讲亲，你何不总承了我？”张媒婆道：“你现今聘下花小姐，目今日日催娶，

你不去干正经事，却说这些戏话。”元晏道：“我实意如此，到不是戏话。”张媒婆道：“若是实意，你聘下花小姐，那个不知？他难道肯与你做小？”元晏道：“若依你话，这事成不得了，我便是死也！”张媒婆笑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你又不认得他小姐面长面短，为何要死起来？”元晏道：“我早间打从他园外楼下过，我见他小姐一貌如花，伏着楼窗，看见我过，便低着头向我含笑，着实有意于我，引得我魂飞天外，若是娶他不得，岂不要想死？”张媒婆笑道：“他小姐果然生得标致，怪不得你想。但他为人正气，言笑不苟，怎肯轻易向人含笑？”元晏道：“他若不向我笑，我想他笑甚么？你既在他家走动，这件事要赖在你身上了。”张媒婆道：“你的事怎赖在我身上？”元晏道：“我也不白赖在你身子，送你十两白银，烦你假借卖花，见庄小姐说我楼下窥见相思之意。他若不肯应承，我只得死心罢了；他果若有意，你能设法使我会他一会，我再谢你五十两，决不爽言。”张媒婆道：“这事难，难，难！他是宦家小姐，叫我怎生开口？”元晏道：“你不消说许多难，他小姐已百分心肯，我故此央你，你去只消微微勾挑，他自然领会，我若没有几分把柄，我肯拿银子白白耍你？”张媒婆道：“若果有意便好，倘若是无心，打也有，骂也有，还要将这好主顾断送了。既是元相公托我，待他些时，替你去走一遭。”二人说罢，进城分路，元晏道：“你明日迟些出门，我绝早还有话来与你说。”二人别了。到次日，果然元晏拿十两银子，到张媒婆家送与他，说：“今日就要烦你去走走，我在家立候好音。”张媒婆接着十两银子，心内欢喜，因说道：“元相公面上，只得去走一遭，但不知是祸是福？”元晏道：“包你是福！”言讫就去了。

张媒婆将银收好，暗想：“这事想必有些因，故此人着魔。”捱到午后，又寻些奇巧珠花，走到庄家来。此时庄奶奶正午睡，遂走到

庄小姐房里来。那庄小姐名唤玉燕。玉燕看见张媒婆来，叫他坐下。张媒婆道：“昨日的翠花不甚好，我今日寻几朵奇巧的来与小姐。”因开笼子，取了出来，道：“小姐，你看好么？”玉燕道：“果然比昨日的好些，只是劳你送来。”张媒婆道：“我一为送翠花来，二为你昨日说楼下菊花好，因老爷有客吃酒，不曾看得，今日小姐可领我去看看。”玉燕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遂领他到楼上来。张媒婆看见许多菊花，便满口称赞道：“果然好花！怪不得人人要赏。”玉燕道：“我平时也不甚上楼，每年只到菊花开，未免要上来看。”张媒婆笑道：“菊花虽彼小姐看得好，只怕小姐又被墙外游人看得好哩！”玉燕道：“也说得是，我们下楼去罢！我明日再也不上来了。”张媒婆笑道：“我说戏耍子，小姐为何就认真起来？”玉燕道：“不是认真，你虽是戏话，想起来实是有理。我女孩儿家，倘被轻薄人看见，背后说长说短，岂不可耻？”一面说，一面转回身离了楼窗口。张媒婆道：“小姐这等谨慎！未必有人看见。我且问小姐，城中有个有名的风流元公子，昨曾打从园外楼下过，不知小姐可曾看见么？”玉燕正色道：“你这话说得没理了！”

我一个闺中女子，晓得甚么元公子，你忽然问我起来？”张媒婆道：“我是闲话儿问问。”玉燕道：“你虽是闲话，倘被侍儿听见，传到老爷耳朵里，大家不便。”张媒婆闻言，吐舌道：“小姐面前，原来说不得戏话，这等是老身不是了！”玉燕道：“不是我敢唐突你，我老爷与奶奶家教从来如此！”张媒婆听了，便不敢开口，遂同下楼来。吃了点心茶，就辞出来。一路想道：“我才说得一句，被他说了许多不是，若再说些不尴尬话儿，定然要打骂了。这等烈性女子，如何讲得私情？我几乎被他误了。”又想道：“事既不成，怎好受他银子？欲退还他，却又舍不得，莫若且含糊两日，再作区处。”遂走到

元家，对元晏道：“老身今日到他家，见他家请内眷赏菊花，不得与小姐私语，只得回来，隔一两日再去，方有的信。”元晏道：“怎如此不凑巧？张娘娘千万留心，我望信甚急！”张媒婆道：“元相公不消着急，我自然上心。”遂辞了回来。走到自家门前，只见一个家人立着等他。见他回来，因说道：“张娘娘回来了？我家太太寻你去说话。”张媒婆道：“沈阿叔呀，可晓得花太太寻我做甚？”家人道：“我们不知，叫你就去。”

张媒婆见家人催逼，只得同他来。原来这花太太的女儿，叫做花素英，就是定与元晏为妻的。张媒婆走到，见花太太道：“不知有何事呼唤老身？”花太太道：“素英小姐，我前日带他到虎丘看菊花，在船上失落了一枝珠花，如今失了对，要寻你替我配一只，你可到房中去见他。”那媒婆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不知是甚么样儿，等我去看看。”遂走起身，到后楼来见小姐，问他怎生把一枝珠花失落。素英道：“我也不知怎生就失落了。”张媒婆道：“是甚样儿？可拿来我看看。”素英踌躇半晌，见身边无人，因低低对张媒婆说道：“我珠花不曾不见，因有一件事要央你，假说不见珠花，方好来寻你。”张媒婆道：“不知小姐有甚事央我？”素英道：“我昨日在虎丘看菊，船泊在一个酒楼对面，见酒楼上一个少年，在那里饮酒，甚是风流。他看见我十分留意，我问船上，有人认得他是唐季龙，有名秀才。张娘娘，你是心腹人，我不瞒你，我见他甚是挂念，今央你替我寻见唐秀才，说昨日虎丘相见的就是我，约他在那里会一会，我重重谢你。”张媒婆道：“小姐，唐季龙果然好个人儿，怪不得小姐动情！”花素英道：“你原来认得他？”张媒婆道：“我怎么认不得他？他虽是少年风流，但生性有些难说话。我替他讲了几头亲事，他嫌好道歉，再不肯便应承。今小姐既分付我，我自然留心去说。但小姐须要细密，若

吹个风儿到元相公耳朵里，他就恼我个死哩！”素英道：“这头亲事，爹爹原替我配错了，我闻他整日在外面不是赌，就是缠人家妇女，你提他怎么？”因在妆盒内取出二两银子，递与张媒婆道：“这银子你拿去买果子吃，央你的事，须替我留心！”张媒婆遂接了银子，道：“我自然替小姐留心，不消吩咐。”就辞谢出来。心中暗笑道：“他夫妻两个，男的央我偷婆娘，女的央我去养汉，正是天配就的一对好夫妻，毫厘不错，他反说配错了。”又想道：“元公子男求女，原是个难题目，自然不成；花小姐女求男，这个题目还容易做。两桩买卖做成一桩，趁他些银子也好。”主意定了，过得两日，就走到唐辰家里来。看见唐辰，因说道：“唐相公，我前日讲得几家大亲事，你皆不肯应承，我今日有一个极巧极好的小亲事，与你做个媒，你肯重重谢我么？”

唐辰笑道：“这话奇了，亲事便是亲事，甚么有大亲事、小亲事？”张媒婆道：“娶来一世做夫妻，便是大亲事；一时间遇着，你贪我爱，便是小亲事。”唐辰道：“这等说来，是奸淫之事了。我唐季龙是个正人君子，岂为此禽兽之行？”张媒婆笑道：“唐相公不要假撇清，你的来踪去迹，我已知道了。”唐辰道：“我唐季龙从不曾钻穴相窥，有甚么来踪去迹？”张媒婆道：“唐相公不要嘴硬，你虎丘看菊饮酒的事发了，还要假惺惺瞒我。”唐辰道：“我前日虎丘看菊，与庄老爷楼上饮酒，乃是斯文之事，有甚么事发？”张媒婆道：“看菊饮酒，固是斯文之事，但彼时饮酒，可有一只大酒船泊在那楼下么？”唐辰想想道：“是有一只酒船泊在楼下。”张媒婆道：“船中帘下，一个美貌女子，你可曾看见么？”唐辰又想一想，道：“是有一个女子在帘下。”张媒婆道：“唐相公曾对着那女子笑么？”唐辰笑道：“这个却未曾。”张媒婆道：“你道那女子是谁家的？”唐

辰道：“不知。”张媒婆道：“他是花知州的小姐。他对我说，那日看见唐相公留意于他，又对他笑。他又见唐相公人物风流，十分动情，意思要与唐相公会一会，故央我来见你。这便是你贪我爱的小亲事。”唐辰道：“美色人之所好，但我唐季龙乃是读书人，礼义为重，这苟且之事，如何敢做？你请回去，莫要坏人名节！”张媒婆道：“唐相公又来假道学了！这样风流事儿，人生罕遇，莫要等闲错过！”唐辰道：“淫人妻女，乱人闺门，得罪圣贤，我唐季龙就一世无妻，也断断不为！”张媒婆见唐季龙说得斩钉截铁，知道难成，便转嘴道：“我自戏话，唐相公不要认真。”说罢，辞了出来。心下想道：“连日晦气，怎寻着的不是节妇，就是义夫？若是个个如此，我们做马泊六的，只好喝风罢了！花小姐送我二两银子，如今怎生回他？”

到了家中，躲避两日，不敢去见两家，当不得两家日日来寻。张媒婆想来想去，忽然想起来，欢喜道：“我有主意了！莫若将错就错，吊个绵包儿罢！”因走来见元晏道：“元相公，我为你这事，脚都走坏了，相公你说他对着你笑，他说并未曾，这事成不得了。”元晏道：“成不得，我便是死也。”张媒婆道：“这事虽成不得，却别有一巧机会在此，我总承了你罢！”元晏道：“别有甚么巧机会，千万总承我，我断不忘你！”张媒婆道：“这庄小姐现今看上了唐季龙相公，叫我替他引线。我今受元相公之托，我也不去见唐相公了，就将元相公假充唐相公，约了所在、日子，与他会一会，岂不是一个巧机会？”元晏听了，欢喜道：“甚妙！甚妙！若得一会，我许你五十两银子，一厘也不少。只要你去约个日子，在那里相会？”张媒婆道：“这个在我。”就辞了出来，心下暗喜。为得计，因又走来见花小姐道：“我为小姐，真真用尽心机。”花素英道：“你为我费心，我自然报你。但不知怎生为我？”张媒婆道：“你一个千金小姐，况受过元公子之

聘，我若将你出名，与唐相公说，他若是口稳还好，倘若有些不老成，漏泄于人，异日元公子知道，不但我做牵头是个死，小姐后日夫妻间如何做人？”素英道：“你说的好，但我不出名，如何与他会面？”张媒婆笑道：“有个机会在此！唐相会如今与庄老爷相好，指望他女儿为妻。我打听得这个消息，便瞒着他不是小姐，只说是庄小姐央我，约他会一会，他自然欢喜。彼时小姐得了风趣，就是有些败露，又不坏了小姐名头，你道亏我么？”花素英听了，欢喜道：“实实亏你！但约在那里相会便好？”张媒婆道：“那庄小姐住在城外，须是城外才好。”素英道：“城外怎生过得夜？”张媒婆道：“除非叫只船，只说城外烧香，晚间不回来。”素英道：“烧香如何得晚？”想了半晌，忽然说道：“有了！有了！枫桥陆衙，是我娘舅家。十月初七，是舅母寿旦，少不得母亲同我去拜寿，舅母必留我过夜，到晚我只推病，要叫船回家，便好路上耽延做事了。”张媒婆道：“这个甚妙！我就去约他，十月初七夜在半塘船上相会。”言讫，别了出来。

到了将近初七，张媒婆笑吟吟来见元晏道：“你许我五十两头，快拿来！”元晏道：“只要事妥，银子自有，决不失信！”张媒婆道：“已约定了。”元晏道：“约在何时？”张媒婆道：“初七日，庄老爷有事回湖州去，庄小姐说屋里人多不便，他夜间自到船在来与你相会。”元晏听了，满心欢喜。张媒婆吩咐道：“庄小姐只认作是唐相公，你到了快活，千万莫错说出是元相公！”元晏道：“我是在行人，为何得错？”二人约定了，方才别去。

到了初七日，花太太果带了女儿，到枫桥与舅母上寿。素英暗暗约下张媒婆，在接官厅等候自己。捱到傍晚，诈说头痛，身子不耐烦，要先回去。舅母留他不住，花太太着忙，只得叫丫环、家人雇只小船，先送回衙去。素英下船，摇到接官厅边，只见张媒婆坐在一只酒船在

前边摇。素英看见，忙着人叫住道：“张娘娘，那里回来？”张媒婆道：“城内一个乡宦人家，今日相亲，那家留酒，回来晚了。他们先坐轿进城去了，因船中尚有东西，叫我押船回去。花小姐从何处来？却坐这样的小船？”花小姐道：“今日枫桥舅母四十岁，母亲同来拜寿，原打帐过夜，不期我一时头痛，不耐烦，故叫这小船先回衙。”张媒婆道：“小姐既要回衙，我们的大船正是顺路，直到你家后门口过，何不上我的大船同回去？船中尚有好茶在此请你。”素英道：“如此最好，我坐这小船已换得不自在，快些过去！”两船泊并，张媒婆扶了小姐过船，两个丫环也带了过来。花小姐吩咐家人道：“我进城不远，今有张娘娘作伴，你不消跟我了，可去回复太太，说我头痛好些，免得他记挂。”家人见船到吊桥，料不妨事，遂原随小船回枫桥去，不题。

却说张媒婆见小船去远，打一个暗号，船家会意，便悄悄摇到半塘湾里住下。张媒婆对素英道：“小姐，你要留心，唐相公只认是庄小姐，千万莫要说出自家姓名。”素英道：“晓得。”张媒婆就跳上岸，走到半塘桥上，只见元晏在那里张望。见了张媒婆，忙问道：“那人出来了么？”张媒婆低低说道：“船已到了，就在横头湾里，只是时候还早，不便上船，你须耐心守守。等月落了，我便在船头招你，你此时不可来张望，恐有人看见动疑。”说罢，就先走去了。元晏守到月落，天色黑暗，方走到湾里船边来。见船中没动静，不敢轻易上船，等了半个更次，方见船头上低低咳嗽，他便走上船来。张媒婆扯着衣襟，领他走入中舱，低低说道：“那人已睡了，你须轻轻上床，用些水磨上去方妙。”元晏也不答应，挨入舱房，脱去衣巾，悄悄揭开帐子，扒上床来，早有一阵兰麝之气，侵入鼻中。忙掀开被，将身钻入，喜得那人并不推拒，只是面向里床而睡。元晏用一手伸入

肩窝，又用一手搂住，低低说道：“庄小姐，想杀我也！今蒙小姐垂爱，得亲玉体，实是三生有幸！”花小姐只不答应。元晏又道：“小姐不必含羞，事已至此，恩情似海，若会面无言，岂不负此良夜？”花小姐方低低答道：“既已相会，有甚可言？”元晏道：“不言也罢，只求小姐转过身来。”小姐不肯，被元晏用手一扳，方轻轻随手而转。元晏见他身子转来，不觉情兴勃勃，遂腾身而上。

花小姐虽一时情动，然尚是处子，未曾破瓜，被元晏花心点刺，未免作楚楚不胜之态。支撑再四，香汗欲沾，元晏百般怜惜，万分情趣。但见：一个是久惯浪荡子，一个是未破嫩娇娃。一个年松忽紧，一个带笑含啼。

一个路入蓝桥，玉杵作玄霜之捣，一个欢逢合浦，珠胎迸火齐而间。悄声但闻骄喘，暗面只觉芳香。你贪我爱，惟愿地久天长。性急心忙，不觉雨收云散。

二人事毕，元晏道：“蒙小姐深情，得遂我平生之愿，但恨无一盏银灯，照见芙蓉娇面。”花小姐道：“陋貌不堪君见，暗中正好遮羞。但今夜草草一会，明日你东我西，相见甚难，岂不是一场春梦？”元晏道：“这实无可奈何。”因用手在花小姐身上细细摸美，忽摸到腰间，有一个小小肉疙瘩，因惊问道：“小姐为何也有此物？”花小姐道：“我生下来就有此物，日里看有头有面，像个鸟儿，父母爱我，叫他做肉鸳鸯。”元晏道：“我也有一个在腰里。”就牵花小姐的手，到他腰里一摸，果然也有一个。二人欢喜道：“这是天生一对鸳鸯，今日之会，不是无因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兴动，元晏又欲再行云雨，花小姐也不推辞。这番兴趣，比前正浓。正是：二番云雨一番浓，又到巫山二十峰。莫怪襄王太相狎，难得相逢似梦中。

二人事毕，张媒婆在床前低低叫道：“唐相公，快起来，天将亮了。”元晏与花小姐恋恋不舍，当不得张媒婆再三催促，元晏无奈何，穿衣而起，叮咛后会之期。张媒婆道：“后会在我，不消多嘱。”遂扯了元晏出船，送到船头，看他上岸去了。张媒婆关上舱门，叫船家将船移入城，送花小姐回衙。真个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做了一桩偷天换日之事。

那元晏自从私会了花小姐，不知是自家妻子，只认作庄家小姐，满心欢喜。过了几日，又来寻张媒婆，要约后会之期。张媒婆乘机骗了许多银子去，便今日推有事，明日推不便，只是延捱。元晏又制了许多珠翠钗环，托张媒婆送去，张媒婆暗暗自家收下。因思：“无物回答，恐怕元晏动疑，我今买几尺素绫，求庄小姐绣一对鸳鸯，落个款，说是庄小姐回答他，不怕这呆公子不死在我手里。”就买了五尺素绫，又买了些果品，一径出城来见庄小姐。

这日，庄小姐同母亲在房中闲话，忽见张媒婆来，庄太太道：“你好些时怎不来走走？”张媒婆道：“老身连日事忙，故未曾来，今日特特寻了几个果品，来孝顺太太与小姐。”庄太太道：“多谢你了。”叫他坐下吃。又说道：“你连日不来，可知我小姐有了人家么？”张媒婆道：“是那家？”庄太太道：“就是唐季龙秀才。”张媒婆道：“唐相公果然好个人品，文才又高，小姐得配此人不错了！未知何时要做亲？”庄太太道：“约在来春就要做亲。”

张媒婆道：“我媒虽不曾做得，喜酒却是要吃的。”庄太太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张媒婆道：“老身今日此来，有一件事要求小姐。”庄太太道：“何事？”张媒婆因取出绫子，说道：“城中一个宦家小姐，今年才十二三岁，极欢喜老身，他要学刺绣，遍处求寻，没有好样儿。前日，我偶然在他面前夸说，庄小姐刺的绣四郡闻名，他就赖

在老身身上，要替他转求一幅。老身因时常受他恩惠，推辞不得，故大胆来求小姐绣一幅送他，不知小姐可肯作承老身么？”庄太太道：“他终日闲着，总是拈弄针指。”因对女儿说道：“你就替张娘娘绣一幅。”庄玉燕问道：“不知要绣甚么？”张媒婆道：“他女孩儿家，绣佛、绣仙他还学不得，不若绣一对鸳鸯，与他作样罢。”庄小姐道：“这不打紧，十日后就有了。”又说此闲话，辞了出来。过了半月，张媒婆来取，小姐果然替他绣得端端正正，只不曾落款。张媒婆道：“小姐若不落款，他知是谁人绣的？”庄小姐彼求不过，只得又绣了“庄玉燕制”四个小字在下面。张媒婆得了，千恩万谢，辞了出来。

原来，张媒婆要在元晏面前弄手段，先对元晏说：“庄小姐收了相公许多首饰，心内甚喜，特亲绣一幅鸳鸯回答。”今日准有，暗暗约了元晏，在半塘门前远远等候。他大模大样直从庄衙拿了出来，走到无人之处递与元晏，元晏打开一看，见一面绣着“庄玉燕制”四字，着实欢喜，以为千真万确，再不想是被奸婆作弄，每日求张媒婆要思量后会。张媒婆道：“这事如今做不得了！”元晏道：“为何做不得？”张媒婆道：“前日他二人未曾结亲，恐怕不成，故指望一会，我便乘机作承了你。如今唐相公聘已行了，只在早晚要做亲，岂肯担惊受怕，再做这事？”元晏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却怎生区处？”张媒婆道：“叫我也没法，现今花太太催做亲甚急，莫若捡个日子做了亲，岂不是一样受用？”元晏道：“花家是我妻子，庄家是别人妻子，骗将来落得受用，怎说是一样？”张媒婆道：“我说的是老实话，你不听便罢！”

元晏见张媒婆话不投机，便自家暗想道：“早知今日这等难得见面，前日他与我交欢之时何等亲爱，不如竟说出我是元公子，他自然思量嫁我，不思量嫁唐呆子。可惜不曾说明，他只认我是唐呆子，不知是我，明日嫁过去，知道错时再思量我，岂不迟了？为今之计，要